續藏書

續藏書卷十一目録

內閣輔臣

李賢

商輅

彭時

劉珝

劉健

謝遷

丘濬

內閣輔臣

續藏書卷十一目錄終

續藏書卷十一

內閣輔臣

太師李文達公

賢人大用人

李賢字原德鄧州人生而氣宇凝重舉宣德七年壬子鄉試第一方宴鹿鳴有鶴數十旋繞廳事上布政使李昌祺舉酒酹曰將必有名世之士乎癸丑舉進士奉　命察山西河津蝗災時學士薛瑄以御史家居賢往造焉　英宗嗣統賢上疏言今京師韃官不下萬餘以俸言之指揮使三十五石而實支一石韃

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雜官一員當京官十七員半矣乞　勑兵部漸次出之於外不唯省國家萬萬無益之費亦可以消未萌之患雖議者難之而已己巳之變畿內雜官羣起爲亂應虜賢言始驗也正統元年丙辰授吏部驗封主事會有　旨文武誥勑三年不得請必俟九年賢復上言此獎勵臣下之良法若俟九年則得者恒少不得者恒多廉貪不分勸懲不立乞仍舊便十年乙丑陞考功郎中轉文選十四年己巳秋虜寇大同時閹王振力主親征吏部侍郎當

扈從以疾告賢代之 英宗北狩扈從官多預難賢瀕死而還景泰二年詔議禦虜長策賢請用戰車火鎗行可驅敵出境止可衛民力耕是年以廷薦陞兵部右侍郎明年壬申奉 命察四川有司不職又明年癸酉還京改戶部五年甲戌轉吏部 英宗復辟一時輔臣多竄殛遂以人望召賢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典機務未幾進吏部尚書兼官如故左右欲以汪后殉葬 上問徐有貞及賢賢言景泰初汪后即不得志況二女皆幼可憫臣愚以為宜厚遇之 上

憮然、以賢言爲然、山東奏民饑、雖得內帑銀三萬、而不足、上復召有貞及賢議、有貞持不可、曰、散銀有弊無益饑者、賢言天下之事、未嘗無弊、顧奉行何如耳、散銀有弊、而不貸、是視民饑死而不拯也、因噎廢食、豈爲人上之理、上深以爲是、命增銀四萬兩、時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以迎上復辟功、竊天威福、上漸不堪、密語有貞及賢、命亨率兵西征、御史楊瑄劾吉祥與亨、縱家人奪民田、上嘉瑄敢言、命吏部識其名、亨遂與吉祥謀、此必有貞及賢所使、相

興怨於　上言已有迎復功為有貞賢等所傾因伏
地流涕不已乃論　旨言官劾賢等并下詔獄其日
風雷雨雹大作損殿宇公署拔木　上悟釋之俱詔
謫外賢得福建布政司參政將行吏部尚書鹽山王
翺是日得專對語有間　上曰李某不宜與有貞同
罰王翺因頓首力言賢淳謹可大用只宜暫改南京
翺意賢且可遠去避禍不意　上顧不喜曰南京遠
宜留賢吏部左侍郎學士踰月承天門灾　詔復尚
書　上思建庶人幽大內六十年欲赦之賢曰　陛

下此念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上意遂決遣中官衛送居之鳳陽出入自便御史劉濬劾太傅安遠侯柳溥敗軍之罪 上曰與賊遇安能保其無損且將校聞濬言豈不解體欲遣人繫濬賢曰耳目之任職所當言唯明主用其是而舍其非不當見譴也石亨等遂乘間譏賢以為阿護文臣上知賢已深大悟賢言為是濬得薄責已而溥還自陝西 上曰溥為主將畏縮致敗不罪何以警衆遂下溥獄初 上於便殿屏人謂賢曰吉祥好預

（先後兩得之）

國政聞四方奏事者必先造其門奈何賢曰人主之權不可下移若　陛下每事自斷公以處之則彼漸不敢預而趨附之人自少矣會石亨敗家居其從子定遠侯彪謀出鎮大同諷大同薦己　上厭其詐并逮亨置法因問賢迎復事賢曰當時亦有要臣者臣不敢從　上惟之賢曰天位乃　陛下固有若景泰不起羣臣表請復位名正言順何至以奪為功也奪之一字何以示後此輩貪富貴非為社稷計倘景泰先覺亨等不足惜不審　陛下何以自解幸而事

成得以貪天之功然天下人心所以歸向　陛下者以正統十數年間凡事減省與民休息耳今爲此輩損大半矣　上球然大悟　詔凡以迎駕奪門冒功陞者四千人悉褫職中外肅然蓋非賢忘身殉國不避讐怨莫敢發者是冬賜甲第一區賢上章懇辭上曰聞卿舊宅去朝頗遠特賜近居以便宣召也遷居日　上及　皇太子皆有落成之賚時江南北大水加以師旅賢言宜布寬恤之典遂罷天下所取花木板枋之類乃暫免采柴追馬淸匠刷卷諸事而采

柴一歲省銀三十餘萬兩、吉祥從子昭武伯欽殺人事覺、欽懼、與吉祥養死士謀不軌、欲幽 上於南宮、而立 皇太子、是日因西師行、乘機入內爲亂、朝臣當道或有憾者、戕害之、擊賢傷首及耳、且持賢謂曰、某等追於讒間、不得已爲此、請入疏中救我、賢曰、爾既殺讐償怨、能止戈反正、我當言之、 上得疏、乃知賢在、旣脫難、急召入宮、賢手疏曰、逆賊就擒、此非小變、宜詔天下、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且自古治朝、未有不開言路者、唯權奸欲塞之以遂其非、自石亨

等排黜臺臣言路閉塞遂至此極、上悉報可、下寬恤條、而以開言路殿焉、賢以西師未解、而京師有變、大軍不可輕出、請復都御史王竑、俾與兵部侍郎白圭分道禦虜、虜引去、邊臣請罷兵、而議者懼有後警、賢上言、兵出在外、可暫而不可久、暫則爲壯、久則爲老、且虜安能保其不來、若慮其復來、更無休息之期、況人民供輸疲困已極、宜趣河開班師、使民得屯種爲便、上命廷議、卒從賢言、七年癸未春、上以足疾不視朝、召賢曰、大祀將至、而疾未愈、欲遣官代行

可乎賢曰亦須至壇所雖不能行禮人心亦安 上至齋宮復召賢曰朕唯俯伏艱於起身欲令二人扶之何如賢曰 陛下能力疾行禮尤見敬天之誠遂竣事而還八年甲申春正月 上不豫臥便殿召賢諭曰今虜事頗寧而大者反搖奈何賢頓首伏地曰此國本也 上曰然則必傳 太子位乎賢又頓首賀曰宗社幸甚 上起立召 太子至賢扶 太子曰謝謝太子謝 上抱 上足泣 上亦泣讒竟不得行 太子即位進少保華蓋殿大學士餘官如故

會災異屢見大風拔郊壇樹木飄瓦賢疏上撫狎左右聽其冒誘吳后廢飛語欲害賢　上遣衛士宿賢家出入呵護總修　英宗睿皇帝實錄成有司請造鹵簿已得　旨矣賢聞之亟入言先朝所造車駕尚有貯內庫未經御者今　恩詔方頒百姓始得甦息奈何復為此　上即日寢其旨會奪門功冒陞者又援當訴　上賢言曰自石亨輩此舉之後人以得富貴之易貪利者唯幸有事宜早治之且請復故少保于謙等官賜祭改葬以雪幽枉　上亟是賢言命兵

部按其以迎駕奪門陞者自太平侯張瑾興濟伯楊
琮以下俱奪爵蓋賢欲消患於未萌故於 上即位
極言之由是洶洶者衰息有識者至今以爲難丙戌
二月聞榮祿公之喪 詔起復賜賻甚厚復賜素品
備途中食用而令有司爲營葬事遣太監林興輔行
既抵家襄事與即日促賢上道五月至京師入見
上慰勞有加而賢感疾浹旬不愈以是年十二月十
四日卒於賜第享年五十有九贈太師謚文達李秃
翁曰蚤知起復到京即病故不如終三年喪矣然此

人不壽非國之福也故至于今猶令人痛時會試被黜者訴考官有弊　上以章示賢賢曰考官實公如臣弟讓亦不在中列可見矣　上意遂解言路屢糾屢鬪而不至於銷鑠皆賢力主之其薦用耿九疇軒輗年富王竑李秉程信姚夔崔恭白圭許貴顏彪馬宗諸文武大吏皆得人

菽園雜記云羅修撰倫疏論南陽李公奪情事謫泉州市舶提舉章編修懋黃編修仲昭莊檢討昶皆疏論元旦觀燈事章謫知臨武黃謫知湘潭莊謫桂陽

州判。後淳安商公復入閣。言於　上。皆復其官。於是羅爲南京翰林修撰。章黃皆爲南京大理評事。莊爲南京行人司副。適廬陵陳公文卒。有爲詩悼之者。末云。九原若見南陽李。爲道羅倫已復官。葢先是大臣遭喪。奪情起復。比比皆是。至是始著爲令。聽終喪三年。奪情起復。間亦有之。然實出　朝廷勉留至意。如南陽李乃可。

寓圃雜記云。天順間。錦衣指揮門達好陷害人。同時有袁彬指揮者。隨　英宗北狩。有護蹕功。達恐其逼

已令邏卒發其陰私欲致於死有楊瑄者智謀士也素識彬因抱不平為彬訴屈奏達違法二十餘事奏入　上令達逮問瑄至神色不變佯若無所與者達歷詢其事皆曰不知且曰瑄賤工不識書字又與君侯無怨何得有此望君侯屏去左右瑄以實告因告曰此內閣李賢與君侯不善因為此奏使瑄投進瑄實不知所言者何達聞甚喜方飯至即以酒肉賞之早朝達以其情奏　上命押諸大臣會問於午門之前方引瑄至達謂賢曰此皆先生所命彼與我無干

也賢驚訴喧卽曰此逹以酒肉賜喧使喧言如此非
庭中有某某見指斥所奏逹二十餘條賂無餘蘊抑
官與大臣皆曰逹不能辭其罪矣錄詞以進　上命
法官正逹罪謫戍廣西以歲喧得脫袁復寵任如故
京師人多能道其事者又云天順改元徐有貞方得
君　上問岳正可用否有貞曰性剛褊正又過臣恐
不能共事又問李賢何如有貞遂贊賢因得入閣
雙溪雜記云宣德間三楊用事勑方面風憲郡守令
在京三品以上官舉保天順末李賢始令吏部方面

官有缺推舉二人請　旨簡用至今爲例
瓚綴錄云天順七年錦衣衛指揮門達總管校緝事兼鎮撫問刑權傾中外人莫敢言自計得以進言者唯李閣老與袁指揮彬耳謀欲排去之乃摭撫數十事以聞　上欲法行但諭之曰從汝挐去問只要一箇活袁彬還我彬既下獄拷訊苦楚莫能自白時有一藝人楊塤善倭漆畫器號楊倭漆者憤疏論救達欲并中李閣老逼楊塤指爲李所唆楊懼拷從於獄乃誣達曰此實李所教但我言於此無人証見不若

請會多官廷詰我對衆言之李無得辭逵信之明日遂遣二官校徑詣閣門要李出午門聽對楊大言曰汝則我死何敢妄指我一市井小人如何見得閣老鬼神昭鑒此實逵教我指也逵失色由此彬得從輕楊亦免人義之李有從兄任安慶府同知逵亦遣校尉往緝務欲傾李逵尋坐劾謫戍彬復職餞送逵出城如禮亦人所難矣

瑣綴錄云公爲人恭莊嚴重天順庚辰會試罷予同衆考官見公詢及人物予曰五經魁中張元禎神童

也人物獨王一夔及請選庶吉士元楨不與公曰此
神童不可以貌取急追回與之成化丙戌廷試王冢
宰以程敏政卷字精楷力贊爲第一公曰論文不論
書卒取羅倫第一　憲廟即位踰年公丁父憂乞終
制不許羅倫進言請許公其中詞涉詆訐公怒力辭
職　朝廷黜倫乃已予引文彥博待唐介故事請留
倫公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不可襲此公之言未
爲無理尭翁曰襲亦不必要不襲亦不必總是愛官
做耳又云天順中李文達獨見寵任將冢宰王九皐

大司馬馬昂雖蒙 英廟眷遇而實賴公維持公凡有所薦必先諭意於二公及至御前疇咨時文官則諉王公武官則諉馬公或時自舉其人亦必曰臣所知如此還須召其等再審以是 上不致疑下皆信服又云天順初徐有貞薛文清許道中皆被逐惟李文達端凝得體薛雖學行老成而因奏對誤稱學生遂失寵求退徐貌陋心險許鄙劣放曠 英廟始見徐退諭左右曰徐有貞可惜無福有貞一日入東閣階峻雪滑許失腳傾仆倒流血匍匐復上徐俛首側項

噱然而笑、至東閣會揖後、與許猶笑不已、岳正進對盡言、而唾涕濺 御衣不自覺、英廟嘗諭侍臣曰、齷齪鬍子、對我言指手畫脚、故此數人旋被棄斥、唯李始終保全、

李禿翁曰既已食君之祿、官居一品、君命起復、即宜不俟駕行矣、不必惟東惟西、謂彭華嗾使羅倫、以代公表白、反使羅倫亦蒙不韙之名也、余謂若欲盡孝、自不宜出仕、既出仕、藉君養親、又持終喪之說以買名、皆無廉耻之甚者、苟在朝不受俸、不與慶賀、不穿

吉服，日間入公門理政事，早晚焚香哭臨，何嘗失了孝道，況忠以事君，敬以禮國，委身以報主，忘私忘家，又忘身，正孝之大者，乃反以爲不孝，可與天順反正八年之間，非文達挺身負荷，則曹石之徒，依然敗壞潰裂，不可收拾矣，何莫非文達行孝去處，而必以匼廬墓哭泣，乃爲孝邪，吾不知之矣，

有晋人臣以道事君之道

太傅商文毅公

商輅字弘載號素菴浙江淳安人生永樂甲午十二月二十五日舉宣德乙卯解元明年會試弗利入太學李忠文公時勉爲祭酒見而異之特設館東廂之後俾卒業及正統九年乙丑會試明年廷試皆第一丁卯命選詞臣劉儼等十人進學東閣輅與焉已巳車駕北狩郕王監國召入内閣備顧問預機密陞侍讀時北虜入寇人心洶洶輅力主羣議請郕王即眞以安反側時有議南遷者唾而斥之虜逼京城

略與文武元僚經略戰守遣官撫輯何居之虜徵各邊帥選兵入援搗楊賊營購虜酋僞爲喜寧報誘擒也先書虜得劭與書自相疑貳明年景泰紀元陞翰林院學士本年秋　英廟回鑾略迎至居庸關既而錦衣衛指揮盧忠妄言南内事中官阮浪等雖被重刑猶窮治不已略極言不可輕聽以壞大倫傷骨肉之情由是盧忠得罪三年議易儲略謂此國大事有皇太后在上臣下誰敢議此尋遷兵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大學士兼學士五年鍾同章綸相繼請復儲

上怒下之獄輅因召對力捄綸竟得免景泰七年丙子裦字通志成擬進官秩時閣老皆職保傅止進兼官擬輅陞兵部尚書稿已定付太監王忱將進少保王文耳語王忱云諸總裁皆止進兼官商豈可獨陞至期勑出輅仍舊兵侍加兼太常卿而已丁丑春景皇帝不豫與陳循等倡請復儲以繫人心不允繼具疏輅援筆增二語云陛下爲宣宗章皇帝之子當立宣宗章皇帝之孫擬詰旦進至期變作實正月十七日也英廟復位即日以迎立事置少保

于謙王文等極刑、召輅與高學士穀入便殿、慰曰、朕在南宮、知爾二人無偏向心、如今正要用爾、宜用心辦事、且計議改元年號、草詔須赦、石亨寄語輅曰、今歲赦文須一抹光、不須別具條欵、輅曰、舊制孰敢擅改、亨輩不悅、騰誣謗輅、欲附致于少保刑案、太監興安爲輅和解、而 上愈怒、興安奏曰、當時此輩附和南遷、不省將置 朝廷何地、今有奪門功、即復爾邪、 上怒乃解、但削輅爲民、輅去後、 上每念商學士、朕所取三元、嘗與姚夔效力東宮、最多而議者從

旁排擠竟不復召　憲廟即位明年追念舊學遣使
驛召輅復舊任戊子地震乞休不允尋因彗見言官
有所詆訐輅又力求退奉　旨朕用卿不疑何卹人
言卽欲加譴言者輅言臣嘗勸　上優容言官召用
羅倫已荷嘉納今因論臣而反責之如公論何　上
乃召輅至榻前勉慰再三尋陞爲兵部尚書仍兼學
士時皇莊甚爲民厲輅言天子以天下爲家何以莊
爲十年改戸部尚書十一年兼文淵閣大學士一日
召見議及郕王監國輅覼縷言景泰有社稷功當復

帝號左右聞之皆泣　上亦泣遂復帝號夏月皇子
薨　憲皇以嗣續爲憂左右知西宮儲貳已長但畏
忌無敢語輅獨婉轉探引　東宮乃立復上疏略曰
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繫重以貴妃撫育保護恩踰
已出但外議者皆謂　皇子之母因病另居久不得
見揆之人情猶爲未順伏望敕令就近居住　皇子
仍煩貴妃撫養俾朝夕之間便於接見庶得以遂其
母子之情慊衆人公論逾月而　東宮母　紀貴妃
薨輅舉宋李宸妃故事殯歛悉如禮十三年丁酉命

兼謹身殿大學士時內官汪直新坐西廠咸擬至尊輅疏十罪并指羣小韋瑛王英輩過惡以開且曰用此人實係天下安危　上恚曰用一內臣遂係天下安危乎命太監懷恩傳旨詰責輅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該請　旨收問渠敢擅抄札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京師北門守備一日不可缺渠一日而擒械數人南京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諸近侍渠敢擅自改易此人不黜國家安乎危乎懷恩聞之咋舌而退　上乃即日撤去西廠由是見忤於

直會前輔臣楊榮曾孫曄以罪逮至京語連及輅直從中主之同列又從旁切㨯輅遂請老加少保給驛以歸輅去萬安爲首相復西廠直益橫諸大臣皆謟事直矣見輅能爲有無輅家居十年卒年七十三贈太傅謚文毅輅丰儀山峙與王文陳循高穀彭時萬安劉吉先後共事馬鈞陽曰我朝賢相商公第一楊文貞李文達不及也子良臣爲翰林侍講

楊子器傳云公致仕歸北劉見其子孫衆多歎曰某與公同處若干年未嘗見公筆下妄殺一人宜爾子

孫若是、
瑣綴錄云、公罷政家居甫十載、成化丁亥、被 召再
起、初未有復職之命、及陛見、方巾絲縧、青布圓領、自
稱原籍爲民、臣商輅、行取到京見、
殿學記云、予以閼逢敦牂、發練浦、汎淸溪、檥棹桐江、
眺望文毅之廬、高峰回合、千巖蜿蜒、殆間氣所鍾也、
及讀國史、見諸疏、侃侃有大節、嗚呼、宋之王旦、王曾、
宋庠、俱以三魁、致位宰輔、若文毅者、視古先哲何愧
邪、

太師彭文憲公

彭時字純道安福人時自小端重寡言及領鄉薦入國學祭酒李時勉以公輔期之正統十三年戊辰會試第二廷對賜進士第一初謝恩以誤入朝被劾上唯命錦衣衛尋索而已已巳秋英廟北狩郕王監國被命同商輅入內閣與陳循諸老遊繼母余卒時乞終喪不許尋陞翰林院侍讀復上疏力求終制忤旨去三年服除遷左春坊大學士兼侍讀不得入內閣矣七年寰宇通志成遷太常寺少卿英廟

復辟之元年九月、岳正許彬謫罷、上召見文華殿、令近榻前、問曰、爾是十三年狀元邪、對曰、臣不才、誤蒙聖恩拔擢、因叩頭者三、上又問第二陳鑑、第三岳正乎、對曰、然、又問汝年幾何、對曰、臣犬馬齒四十二、上笑曰、正好用、已而命下、復入內閣典機務、以前職兼翰林院學士、上方倚任李賢、數召而議、賢退亦諮、時而心服其諒、每語人曰、彭公君子也、戊寅春、上皇烈慈壽皇太后尊號、詔告天下、時謂李賢曰、此事宜有恩典及人、李曰、一年兩赦、恐非所

宜時曰非謂赦也謂宜因此遂行優老之詔若朝官父母年七十者與誥勑百姓年八十與冠帶是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如此恩典始與　上徽號相稱李賢喜曰是也即擬進呈　上大悅甲申正月　上不豫至初十日疾大漸乃處置後事命太監牛玉挑筆口占使書其一東宮即位過百日成婚其二定后妃名分其三勿以嬪御殉葬其四殯歛器服書畢命牛玉將去閣下令爲朕潤色時等見而大驚牛玉曰上意謂事不可測且說下不用何妨時等嘆曰非

上英明不能及此而止殉事尤高出千古不須潤色
言畢時不覺淚下牛玉備以前言復命且曰彭某甚
悲愴 上聞而隕涕已而曰且收着待我去後遵行
至十七日 駕遂崩 憲皇嗣統進吏部右侍郎兼
職如故二十三日議上 兩宮徽號內臣夏時倡言
曰錢久病只尊所生母為太后足矣李賢曰今日合
遵遺命景泰間事例不可法時曰李言是若為此舉
反遺所當尊豈不乖戾李言是夏既入少項出傳
仁壽宮旨曰子為 皇帝母當為 太后豈有無子

而稱　太后理宣德自有例李目時曰爾執筆時曰今日事與宣德年間不同　胡后曾上表讓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號今日名分固在豈得不尊夏曰旣如此便照例寫讓表時曰正統天順初未曾如此行今日誰敢擅寫是日同議者心知不可而不敢發言夏見諸人不言乃作色曰你每偏懷二心恐追究來不好時拱手向天大言曰　太祖　太宗神靈在上誰敢二心　錢娘娘已無後何所利害而爲之爭所以不敢不極言者爲欲全　皇上聖德也若

推大孝之心則兩宮同尊爲宜衆乃曰如此是妖夏
色少怡遂再入請　命良久出曰得　上位再三勸
諭已蒙俞允矣時執筆將書又曰須照　上聖例加
二字不然無分別夏曰既是同尊如何又要分別時
曰加二字便好稱呼非有尊卑也乃以慈懿二字加
共上是日諸臣咸懼逆意隱而不言惟李開端時極
力繼之頼　皇上孝事兩宮如一故能委曲勸諭
仁壽以成大禮後數日太監覃包至閣曰同尊二母
是　上位本心但屈於親母而不知禮之人即欲逢

迎其間非二先生力爭幾誤大事時同僚不言者面
聽畢語深有慙色是秋命同知經筵成化元年加兵
部尚書二年丙戌乞歸省詔馳驛往還遣長隨張敬
護送抵家未踰月手勑促還朝三年丁亥二月至京
八月總裁　英廟實錄成進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
學士尚書如故四年戊子　慈懿太后崩詔大臣議
葬所衆相覷莫敢先發時曰梓宫當合葬　裕陵主
當祔廟無可議者具疏引漢文帝合葬吕后宋仁宗
合葬劉后故事　上猶重違母后之意時與在廷文

武羣臣跪伏文華殿三請　上爲感動始從時議七
月陝西奏報平涼府屬縣土達滿四糾衆刼掠四出
時請　勑鎮守官追問激變之故行問叅將劉清禦
賊敗績報至兵部請命陝西寧夏延綏三處合兵殺
賊已而聲息益急復請調京軍以征以都督劉玉總
兵副都御史項忠提督軍務項忠未至寧夏陝西二
處官軍不待延綏兵至仍復輕進大敗死者數千人
軍器悉爲賊得賊又保守石城山勢險固劉項進兵
近山分兵七路圍之而副將毛忠素情勇敢不須大

軍之集自領銳卒登山仰攻復致敗衂身殞賊巢京師士夫聞益危懼兵部尚書程信恐劉項不勝任請命撫寧侯朱永再領京軍四萬助戰 命巳下撫寧難之奏定賞格謂必如生擒賊首一人與世襲指揮使賞銀五百兩數人共擒者其賞亦然時見其張大難於遽止第令且整軍裝待有急報啟行至十一月項知 朝廷巳別命將乃奏云宜令總兵星馳赴援倘不日破賊則一面奏報 上命太監懷許黃三人召兵部至閣計議程謂事急行不可緩時曰賊若四

出攻刼誠不可緩令入山自保我軍圍守甚固不一
兩日賊必窮困可擒取也京軍何用再行商亦曰觀
項布置賊不足憂矣將因問程曰京軍若往何日始
到程曰來年二三月時曰益緩不及事事之成敗只
在歲終京軍不行爲宜諸太監皆曰然因問邊軍去
否時曰邊軍亦不必去商曰邊軍去無害也乃令邊
軍行留京軍而住營將不遣程又請差錦衣衛千戶
一人去看動靜將止之曰去看無益徒失將士心耳
程忿忿出危言曰項忠軍若敗必斬一二人然後發

兵去、相知者咸爲將懼、曰、此軍不發、公何所見、將曰、觀項疏曲折、知賊決可平、但彼聞已遣將、不敢自任故也、衆猶不信、至十一月二十、邊捷至、知以十月二十一日執滿四等、賊寨悉平、羣言始息、次年正月、解滿四等三百餘人至京、太監親問之、云某等被劉清并指揮馮傑剝削不過、且又追捕爲盜、不得已遂反、非有他也、因下劉清馮傑於獄、鞫問得實、誅之、中外稱快、 上大喜、賜内閣等俘奴一人、改時吏部尚書、十一年乙未正月、陞少保、尋得病、遂不起、贈太師、諡

文憲、

太保劉文和公

劉珝、字叔温、青州府壽光縣人、正統十三年戊辰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編修、天順二年、陞右春坊右中允、侍東宮講讀、憲廟登極、陞太常寺少卿、兼侍讀、成化十一年、陞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珝在講筵甚久、受知憲廟、呼為東劉先生、特賜圖書二十一年、或搆飛語、假俳優以中傷珝、珝遂乞休、詔允之、珝鄙溥萬安、時對客詈安負國無恥、安積聞、深恨之、故去、及卒、贈太保、謚文和、公美姿容、善

談論遇人無矯飾景泰初議迎鑾成化初議　睿皇后喪禮末年論李孜省左道亂政動搖國本咨疏昌言卒定儲位有大臣之節當是時公與博野同在内閣人稱公東劉博野北劉林俊嘗曰余以妖僧孽寺售術貢邪肆與土木不揆狂躁上干宸怒萬頸俱縮縛下詔獄鬼錄為伍唯公立為贊　上解乃得薄謫崔銑曰公秉心不疑諒直無頗而讒嫉肆行搆惡於羣小假威於邇卒竟去位嘉靖二年言官疏公孝友孚化於鄉閭乃為立昭賢祠以祀公

闕學記云予觀東土志謂珝事親孝母沒廬墓時父尚在珝昧爽問安畢復詣墓所郡守李昂表其里曰仁孝豈即昌黎所謂出則秉芻垂魚入則問安侍膳者邪嗚呼孫子之昌固有本矣

太師劉文靖公

劉健、字希賢、河南洛陽人、父任華州教諭、先時大母張氏夢、一偉人、致上帝命、持紫玉帶賜其家、驚而寤、恍然猶有見也、時白夫人已有身、比寤、則報生男矣、教諭公大異之、景泰癸酉、舉鄉試、天順庚辰、登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成化甲午、進修撰、丙申、陞春坊右諭德、丁酉、進左庶子、丙午、陞少詹事、凡三任、皆職輔導 皇太子、二十三年丁未、 孝宗錄輔導功、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賜胡騎、

夷奴、戊申、改元弘治、知經筵事、辛亥、進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甲寅、加太子太保、賜麒麟服、進武英殿、戊午、加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癸亥、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自戊申以來、　孝廟御極已十餘年、益明習機務、厲精求治、而健亦身任天下之事、凡進用大臣、及政事臧否、反覆侃侃、竭忠悃、　上未嘗不嘉納也、健又引李謝三公、入同輔政、　上數御文華殿、及平臺召健等至、則屏左右、俾莫得聞、但聞　上

數數稱善而已、 上性至孝、望治甚切、而謹守成法
不輕變易、有將及宮府、必欲創抑近侍之權、復 太
祖之舊、而誰料其遽至晏駕也哉、豈非蒼生之不幸
與、乙丑、 上寢疾、召健等至大內、進御榻前、執手歔
欷、令 太子侍立、其言軍國重事、命健等悉心匡輔、
健等皆泣受命、莫能仰視、事具載秘史、非能詳也、
武宗即位、健以顧命大臣、與新政、舉故事、百度振肅、
海內晏然、屬逆瑾竊柄、奸黨盤據、國事日非、健率同
官自劾、上奏、其略曰、 陛下即位之初、 詔書一下、

天下延頸想望太平而朝令夕改迄無寧日百官庶
府倣傚成風非唯廢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
以爲多言幹事者以爲生事累章執奏則謂之再擾
查革舊弊則謂之紛更憂在於民生國計則若罔聞
知事涉於近幸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恩
壞百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破滿朝之
公論而不恤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 旨從中
出略不預聞或有所擬議徑行改易似此之類不能
一一備舉臣等心知不可義所當言累有論列多不

見允比爲兵戶等部議處鹽法功次等事具本上陳極言利害拱候數日未蒙　批答若以臣等言是則宜俯賜施行臣等言非則亦明加斥責而乃留中不報視之若無使臣等趨向不明進退無據深憂極慮寢食弗寧亦知內告外順人臣之常但政出多門咎歸臣等捫心反顧無以自明展轉於衷事非獲已若誘顧命之名而不進輔導之實因循玩愒竊祿苟容既負　先帝又負　陛下用是共瀝悃誠上塵　天聽伏乞　聖明矜察特允退休別選賢能代茲重任

少逭分毫之罪幸延犬馬之齡則　陛下優待舊臣之心勵精新政之義兩盡而無遺矣不報健又率同官上奏政令十失極其剴切　上付各該衙門查奏革之未幾戶部尚書韓文首倡九卿共劾劉瑾太監王岳范亨徐智共爲内應健等助之獨焦芳媚瑾以健不附已力攻健希入内閣致　上震怒傳旨捕岳等繫獄令劉瑾入司禮監瑾等先嘗奏内閣納賄行私欺壓内官鉅職形於劇戲　上已信之至是遂令劉健謝遷自陳致仕又榜示天下指爲朋黨矯詔奪

其官謫罰米　肅皇嗣位詢訪遺老意欲召用而健
年已九十矣乃降詔存問明年遣撫臣就其第致束
帛餼羊上尊酒終時壽九十三贈太師謚文靖
太史氏曰國朝監前代壅蔽之禍罷宰相官事歸六
曹權在人主迨　文皇時肇設內閣立大學士與天
子議機務可否稍稍有權矣然官不過五品比後乃
至三孤領尚書職猶不得專制外事嗚呼其慮豈不
深遠哉弘治間　孝宗皇帝即位既久勵精思治登
庸俊賢內則文靖暨李謝二公叅議朝政外則鈞陽

華容洪洞浮梁諸公戮力陳列君明臣良此萬世一時也迨　敬皇帝崩　武廟即位逆瑾以黠悍竊政罷棄諸大臣朝政反覆蕩盡

雙溪雜記云劉健在內閣時河南有馬文升許進劉宇焦芳李燧何景明文升在兵部每以軍職官不堪委任欲添設兵備按察司官監之健票旨不准許進爲戶部侍郎同平江伯陳銳統師出宣大禦虜畏怯無功罷進職致仕焦芳爲吏部侍郎建言禦虜四事健票旨云這本所言窒礙難行李燧爲鴻臚寺卿年

已深矣止轉太僕少卿何景明年少而文人謂必選入翰林健曰此子福薄能詩何用除景明中書舍人至提學副使不壽卒然則居內閣而不狥故舊者僅健一人耳李九翁曰故舊雖不當狥人才尤不可棄又云國朝名臣謚文端者尚書蕭山魏公驥年九十八碩未得柄用少師宜興徐公溥顯矣壽纔七十二公位極人臣壽至九十四功成身退完名以歸者十年奇矣哉

近峰聞略曰公罷政歸西崖李公祖餞欷歔泣下公

厲聲曰何用今日哭爲使當日出一語則與我輩同去矣

白沙語要云劉文靖講人之生也直章一論判善惡於一言決興亡於萬代其天下國家治亂之符驗與

太傅謝文正公

謝遷字于喬餘姚人成化甲午鄉試第一乙未會試第三廷試一甲第一授翰林修撰辛丑同考禮部癸卯冬滿九載陞右春坊右諭德甲辰再同考禮部孝宗毓德春宮慎簡侍從首及遷乙巳充經筵講官丁未 孝宗登極推恩宮僚陞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仍加俸一級初開經筵奉勑爲日講官與修 憲廟實錄辛亥 實錄成陞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俸如前八年乙卯春 詔以本官入閣

辦事丙辰命主會試丁巳勑修大明會典爲總裁官

戊午春皇太子出閣奉勑陞太子少保兵部尚書

兼東閣大學士巳未賜一品服癸亥會典成陞太

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武廟登極加少

傅兼太子太傅餘秩如舊十月引疾乞休去先是焦

芳入閣憾遷嘗舉王鏊吳寛而不及巳會鄉人以賢

良應薦芳和逆瑾剏遷違詔格與劉公健俱褫職又

矯旨令遷弟武選員外郎迪致仕子編修丕除名

庚午瑾誅詔復職致仕辛巳世宗登極遣諫遣

疏薦遷乃遣行人齎　勅存問迪起叅議丕復任翰林遷遣子正入謝陰爲中書舍人癸未復令有司時加存問丁亥二月遣行人陳侃齎　勅起遷於家時年七十九矣十月抵京進少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辛卯二月疾卒壽八十三贈太傅謚文正

太傅丘文莊公

丘濬字仲深瓊山縣人正統甲子舉廣東鄉試第一兩試禮部名在乙榜當授教職辭卒業太學祭酒蕭鎡深器重之景泰甲戌復試禮部廷試第二甲第一選庶吉士讀書秘閣七年授翰林院編修天順七年兩廣用兵經年不决濬條列事宜李文達公賢一見即代上之成化元年陞侍講命與修　英廟實錄或謂少保于謙之死當著其不軌之迹濬曰巳巳之變微于公天下不知何如武臣挾私怨誣以不軌豈可

信哉十三年續修宋元綱目成陞翰林院學士濬自
出已見撰史略謂朱子綱目以正統爲主然秦隋之
末末可遽奪漢唐之初末可遽予乃作世史正綱以
著世變之升降明正統之偏全本年陞祭酒十六年
加禮部右侍郎仍掌國子監事復謂西山真氏大學
衍義有資治道而於治國平天下之事缺焉作大學
衍義補值　孝宗嗣位書適成乃表上之　上覽之
甚嘉賜白金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陞禮部尚書掌詹
事府事且命錄其副付書坊刊行時濬年餘七十矣

弘治四年、　憲宗實錄成、公充副總裁、加太子太保、
本年冬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初洪武永樂以來、
凡百司朝覲、命吏部都察院考其尤不職者黜之、所
黜不過數十人、其後吏部患人言、務以多黜爲公、方
岳以下、有微瑕輒黜、黜者亦不敢訴、溶深知其弊、言
於　上曰、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今有居官未半
載而黜者、徒信人言、未必皆實、此非　祖宗舊制、
上深然之、會吏部上大小官當黜者幾二千人、乃勑
凡歷官未三載者、俱復其任、雖經一考、非有貪暴實

跡亦勿黜醫官劉文泰平時往來丘家以失職怨望奏訐冢宰王公恕衆疑出丘意李禿翁曰非丘嗾之醫官敢訐奏冢宰哉故宜科道以爲言也七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改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以目疾辭不允八年卒於官贈太傅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謚文莊官其孫甞爲尚寶司司丞濬甞謂朱子家禮崇本敦實然儀節略焉爲作家禮儀節使好禮者有考又謂朱子微言散見語錄問學者率未易求釆其精者爲二十篇倣魯論語作朱子學的其他著述甚

富世稱其博

治世條聞云瓊臺丘濬學博貌古然心術不可知人謂陰主御醫劉文泰訐奏三原王公嘗與劉吉不協劉作一聯書其門曰貌如盧杞心尤險學比荆公性更偏時論頗以爲然李禿翁曰公侻爲吉所貶則可以知公矣時論亦何足憑邪又云丘瓊臺嘗以糯米淘淨挾水粉之瀝乾計粉二分白麪一分搜和圓爲餅其中餡隨用熯熟爲供軟膩甚適口公以此饋中官因而得進 上上食之喜命尚膳監爲之進食不

中式司膳者俱被責因請之丘丘終不告中官歎曰以飲食服飾車馬器用進　上取寵此吾等內臣供奉之職非宰相事也由是京師傳爲閣老餅焉

守溪長語云丘閣老於子史無所不通而尤熟於國家典故議論高奇人所共賢必以爲非人所共否必以爲是其論秦檜曰宋家至是亦不得不與和南宋再造檜之力也論范文正則以爲生事論岳飛則以爲亦未必能恢復李禿翁曰時既有秦檜自然恢復不成矣其黜元不當與正統許衡不當仕元尤舛謬

雙溪雜記云劉吉致仕丘濬徐溥在內閣濬言王恕雖好官但好名太甚弘治癸丑春朝覲吏部以黜陟聞濬擬旨留用者數人衆多笑之又曰與溥論所與（不知愛才者可笑乎丨笑人者）同濬輒怒捽冠於案靴愈堅直不脫海蠻氣習（可丨笑乎）

真相才

太師李文正公

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曾祖以戎籍隸金吾遂居京師東陽四歲能作大書　景帝召見命書龍鳳龜麟十餘字書奏　上甚喜抱置膝賜上林珍果及內府寶鏹六歲八歲復兩召試講尚書益稷篇唯荒度土功一段大義命肄京庠天順壬午年十六舉順天鄉試甲申登二甲進士第一選庶吉士成化元年授編修三年與修實錄十年陞侍講十九年癸卯進侍講學士二十年充　東宮講讀官二十二年丙午主考

順天鄉試尋丁憂弘治二年己酉起復遷左庶子兼侍講學士四年辛亥預修　憲廟實錄成陞太常寺少卿仍兼前職掌翰林院事充日講官癸丑主考會試得汪俊爲第一七年甲寅擢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典誥勅八年乙卯命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時安南侵占城國王奏請命官往問東陽曰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久今若遣官至其國海島茫茫徒掉寸舌小必權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即

問罪興師貽患尤大宜勿聽十年丁巳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寵東陽覆會同官疏奏未報會武岡知州劉遜逮繫科道具奏上震怒俱下獄東陽復上疏救上爲霽威即日召至平臺奏事始復舊職焉十一年戊午皇太子出閣加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復召問覲定團營總兵官九月清寧宮災東陽疏曰近年以來災異頻仍內府火災尤甚或以天道茫昧變不足畏此乃慢天之說或以天下太平患不足慮此乃誤國之言或以齋醮祈禱爲弭災此乃邪妄之

術或以縱囚釋罪爲修德此乃姑息之謀越二日有爲李廣乞祠額者東陽以爲不可及淸寧宮成又召能仁寺僧入大內慶讚東陽又以爲不可　上俱從之巳未程敏政典試爲給事中華昶所劾　上命東陽覆試王申命典成賜玉帶十六年癸亥加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十七年命祀孔子於闕里還上時政疏命有司議行十八年乙丑　上不豫召入玉几前受顧命　武宗登極加光祿大夫柱國少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如故元年丙寅　上不

親政東陽同劉健等上疏不報於是復同疏曰先
帝顧命惓惓以　陛下爲託邇者詔令廢格變易殆
盡憂存於民生國計若罔聞知事涉於近倖貴戚牢
不可破或旨從中出略不豫聞或有所議擬徑行改
易臣若諉顧命之名不盡輔導之責天下後世其謂
臣何亦不報會府部科道疏請誅瑾不遂瑾遂矯詔
逐劉健謝遷獨留東陽等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
尚書華蓋殿大學士二年丁卯尚寶卿崔璿御史姚
祥主事張偉爲邏卒誣執荷校長安門東陽上疏力

奎一作奎

救乃得戍邊三年給事安奎御史張彧忤瑾荷校東陽又上疏救都御史楊一清逮繫至東陽又力救是夏早朝罷有文書一卷委於丹墀皆是專錄瑾等過惡上退坐東角門留百官不放班尋傳旨令跪瑾等面詰何人所爲衆冒暑忍饑久跪隨有仆地曳出而死者數人申刻一時三百餘人俱下詔獄東陽論救乃得釋有山東梁姓者自陳嘗捕盜七十人乞陞土官巡檢都察院覆奏請查舊盜七十家爲主脅佐俱照新例籍沒發遣東陽皆極言之乃得免查究瑾

又巧取横歛因而窘迫文臣凡有公錯詿誤假以姑
免提究爲名各發米實邊士大夫畏其凌虐甘心從
罰初自一二百石後漸增至千五百石東陽委曲開
導瑾執不從乃從邊倉移爲關倉地雖稍近猶不能
堪後因瑾欲天下司府州縣預積倉糧東陽因言各
官罰納其在邊關多勞少益不若原籍預備倉上納
却爲實用遂免輸邊之勞其隨事應變潛消默奪使
天下陰受其福類如此四川鎮守大監羅籥請便宜
行事瑾主之東陽力言不可因奏曰 太祖高皇帝

設官定制在外都布按三司都司管兵而不管錢糧布政司管民而不管軍馬又有按察司管糾劾刑名而軍馬錢糧皆不得管其權恭分而不專此祖宗防微杜漸深意永樂以後漸差都御史在外巡撫其有番夷去處則設鎮守總兵官後差內臣一同鎮守撫安軍民防禦賊寇其權雖同而不專故勑諭之詞曰會同計議停當而行毋得偏執違拗未有一人專制一方者且如四川所奏王府宣慰皆其綜理夫以親藩之隆重土官之強悍彼心不服則釁隙必生又

如舊有草寇生發則調兵征勦土官必須奏請所有關係尤非細故今既革去巡撫若并付鎮守衙門任其進止非唯事體不便恐鎮守一人亦自擔當不起百五十年所未有豈敢一旦增添若天下鎮守比例而行則其所係又不止一方而已乃批出止便宜餘如所議陳俊之得罪也瑾因以及漕運總兵官平江伯陳熊以濕潤米等項銀爲贓遂致大獄必欲寘之死東陽力爭瑾謂熊所犯罪重不宜姑息東陽曰其誠姑息但非姑息陳熊乃姑息陳瑄耳瑄在 太宗

朝開濟寧河道以通漕運有大功金書鐵券子孫皆免死豈可盡革以傷武臣之心瑾曰國初功臣如常遇春鄧愈湯和輩百戰之功今其子孫俱已革陳瑄不從厮殺有功豈足深惜東陽曰漢高祖親定十八功臣位以蕭何爲第一蕭何不曾厮殺但因供給餽餉不絕遂以爲萬世之功葢足食然後足兵使當時餽餉不繼雖百張良十韓信豈能助漢蕭何餽餉猶是一時爭戰之日陳瑄通南北漕運每歲四百萬石至京師誠國家萬世之利也瑾不荅止革熊爵會貢

理下晰下足以服之

鐇之變、朝廷命將出師、詔告天下、內一款、取回各處差出官校、瑾不然、曰、是要革行事衙門、此係累朝舊例、如何可革、東陽曰、舊例行事官校止在京城、今差四外、聲勢烜赫、驚疑天下、姦詐之徒因而矯托、真僞莫辨、近已累犯、煩朝廷處分、若真者取回、則僞者無所容矣、因以天順元年舊稿示之、瑾乃語塞、八月十三日、寧夏獻俘、既入東安門、上親賜宴勞太監張永、永乘間出懷中疏、奏劉瑾十七事、武宗震怒、當夜遣人執瑾、次早令太監溫祥等持永疏至內閣讀

畢徐問曰今當如何祥輩曰已收逮矣東陽曰此聖政也天下望此久矣祥輩乃曰須傳　旨行東陽援筆擬進於是降　旨特令凌遲三日諸被害者爭拾其肉嚼之須臾而盡天下聞而快焉是時籍瑾書籍得秦府永壽王爲瑾慶壽詩序中間稱謂過於卑諂上怒甚欲降救切責東陽上疏曰自古治亂賊者正名定罪誅止其身昔漢光武平王郎得吏民交通文書數千章不一省視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歷代相傳以爲故事當劉瑾專權亂政之時假託

朝廷威福以刼天下生殺予奪唯其所欲中外臣民誰不屈意待之往來書信雖於法有碍但因畏罪避惡多不得已况王府懿親尤宜優待若指此論罪降勑切責則凡有書信餽送者不知其幾傳聞驚駭各不自安或愧懼終身或遂致失所今劉瑾已正典刑伏乞

聖明廣大涵容將此壽詞置之不問一應文書并行燒毀以滅其迹使人心安帖　上以爲然悉焚其往返文字無延及者　上以東陽有反正功加特進左柱國蔭其從子兆蕃爲尚寶司丞復上疏曰

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上天所付託生民所仰賴 高
皇帝櫛風沐雨十餘年而後定何其勞也 文皇帝
南征北伐定鼎貽謀亦二十餘年而後成何其難也
列聖相承兢兢業業罔有怠荒 先帝顧命唯欲
陛下早嗣大位早成大婚光前裕後衍無疆之澤聖
慮所及何其深且遠也臣願念上天付託者重思
祖宗授受者隆體生民仰賴者切每於朝奏講談之
暇安處宮闈溥施恩澤起居以節游豫以時保養天
和培植國本則六氣莫能侵百邪不敢近矣七年臣

寇劉六、衆至數十萬、及賊平、加廕一子爲錦衣衛指揮、上疏力辭、有獻密計者、托言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宣府邊軍三千、入衛京師、而以京軍如數戍邊、每歲春秋番換、如班操例、 上遣司禮監與谷大用至閣議、東陽力以爲不可、大用謂此事非我輩所爲、自有先入之說、東陽曰、其等職在論思、知其不可、若勉強曲從、即有後患、獻計者不知何在、而執筆者固存、往返再四、乃具揭帖、略陳其故、曰、宣府京師北門、切近胡虜、十分緊要、朝廷屯宿鎮兵、分地防守、尚恐不給、

每年河南等處邊軍輪班備禦近因劉賊猖獗動調
官軍乃是一時權宜非得已也況今正是防冬時月
如以　聖駕看牲在邇欲比常加意竊見總兵郤永
見在滄州宜令兵部密切行文暫帶領邊軍近京住
劄事畢之日仍令還鎮歷事體穩當人心安靖而內
意已定司禮監文書官追令擬票去　上坐乾清宮
門必欲今夜批出東陽等乃具題極言其不便曰京
不便甚透徹
邊官軍各有分地有總事互相應援今無事而動一
不便也京軍備邊不習戰陣恐傷國威二不便也京

軍出京駭人耳目未免驚疑三不便也京軍在外倚恃強勢強買貨物姦汙婦女將官護短不肯禁邊方受害不敢言四不便也邊軍在內狎恩市愛傲睨軍民蔑視官府治之則或不能堪縱之則愈不可制五不便也遲遠鄉井拋棄骨肉或風氣寒煖不相宜或盤纏供給不相續六不便也糧草之外必有行糧布花之外必須賞賚非緊急不得已之時為縻費無極之計七不便也往來交錯日無寧息或變起於道途或患生於肘腋八不便也示京營之空虛見中國之

單弱、九不便也、西北諸邊、見報聲息、唇齒之地、正須
策應、脫有疏失、咎將誰歸、十不便也、今五府以爲不
便、六部等衙門以爲不便、六科十三道皆以爲不便、
臣等以心腹之臣、居輔導之地、若阿諛委順、勉强曲
從、是滿朝之臣、皆有爲國之心、而臣等獨當誤國之
罪、萬死不能以塞責矣、所有前項事情、臣等不敢別
議、翌日內降行之、東陽遂乞休、賜勑俞允、廕其從子
兆延爲中書舍人、十一年、卒於家、壽七十、贈太師、謚
文正、所著有懷麓堂稾、前後續百餘卷、

汪俊云、畿甸群盗势甚張大、王師屯德州、惠安伯張偉不敢出、提督馬中錫以鄉黨墳墓所在、恐爲所脅制、倡爲招撫之議、司禮張永以問公、公憤然曰、此賊本　朝廷編氓、非夷狄比、今攻破州縣、拒敵官兵、赤子遭其荼毒者數千萬、　朝廷養兵百五十年、用在今日、且方出師、而以招撫爲計、有血氣者宜痛心疾首、而食不下咽也、更有何說、永等嘆曰、老先生終是老成人、議遂定、

近峰聞略云、少師西涯東祀歸、上通達下情疏云、請

以所見喻之節用度如開河然節一分則上有一分之益廣儲蓄如淵泉然積一分則下有一分之利唯在聖心一轉移之間而已人稱其引類親切善啓人主之聽

楊一清云先生孝友天至其素行金完玉粹名滿天下而自視欿然雖位極人臣而樂善如不及履常應變恒介特不易所守蓋其文章與功業並懋斷乎有以立於世者

燕對錄云弘治十八年四月初七日　上召至煖閣

健等奏曰、今國帑不充、府縣無蓄、邊儲空乏、行價不償、正公私困竭之時、鑄錢一事、最爲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皆不可不講、東陽因奏曰、鹽法尤重、今已壞盡、各邊開中、徒有其名、商人無利、不肯上納、　上問何故不肯上納、健等因極論奏討之弊、　上曰、奏討亦只是幾家、東陽奏曰、奏討之中有夾帶、奏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無利、正坐此等、健等又言王府奏討亦壞鹽法、　上曰、王府所奏近多不與、健因奏曰、臣聞　國初茶馬法初行、歐陽駙馬販私茶數百斤、

太祖高皇帝曰、我纔行一法、乃首壞之、遂寘極典、
高皇后亦不敢勸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　上曰、非
不敢言、乃不肯言耳、因言鹽法須整理、暹等贊曰、請
下戶部查議、明日降旨云、　祖宗設立鹽法、以濟緊
急邊儲、近來廢弛、殆盡各邊、開中雖多、全無實用、戶
部通查舊制、及今各項弊端、明白計議停當來說、於
是中外稱慶、知　上意勵精思治如此、
雙溪雜記云、東陽以神童、與程敏政齊名、專以詩名、
延引後進、海內名士多出其門、往往破常格、不次擢

用當時有識之士以爲數年後東陽柄用引進一番文士尚名矯激世變必起後李夢陽草疏欲殺劉瑾而謀慮不密且疏中既以甘露之變爲言而躬自蹈李訓之淺謀致貽數年衣冠之禍中官自爲制度自此不可變更矣且草疏者李夢陽一部屬而諸司英傑平昔以文章氣節取重於世皆翕然和之韓文亦與東陽交厚夢陽詩甚爲東陽賞鑒故文不敢少違夢陽之奏而九卿大臣景從文後亦不肯略出商量萬全之策皆氣節之盛使人不敢致思也李禿翁曰

此段亦是一大議論但當時洛陽爲首相其識見亦只是夢陽等雖文正爲次輔亦不敢與之商量萬全之策況韓文九卿諸公哉故謂當時諸老盡出一時搏擊之習無一人能爲朝廷計久遠圖萬全者可也謂其咸相隨而就夢陽之後不可也文正雖以才學知夢陽然夢陽實不知文正使其能知文正一兩分則文正不孤矣何待結識新都倚託梁貲而後致身以去邪故知爲文正者實難後之學者愼勿容易草草論文正又曰劉瑾竊政戶部韓文爲首率九卿共

劾瑾、司禮監太監王岳范亨徐智爲內應、而內閣劉健等又助之、時王岳等大爲 上所信任、旣奏劾中多官劾奏瑾等、不可不從、 上不得已允之、欲待明早發旨、捕瑾下獄、瑾等遂趨至 御所、俯伏哀號訴岳等內外交通、欲害我等、 上曰、且待明日、瑾等曰若待明日、臣等再不得見天顏矣、須今晚拏岳等三人送獄方可、 上不得已領之、瑾等遂出傳旨、夜捕岳等繫獄、明日奏請劉瑾入司禮監、兼提督團營兵馬、設內行官校巡察、丘聚提督東廠官校巡察、谷大

用提督西厰官校廵察張永等、並司營務、王岳、范亨、徐智、俱發南京充淨軍、行至臨淸、將王岳縊殺、由是權歸瑾等、勢傾中外、卒令劉健等三人自陳致仕、李東陽獨留不允、東陽上言臣等三人責任一同、而獨留臣、將何辭以謝天下、章屢上、竟不從、東陽門徒最盛、初皆以爲東陽素有文名、故得不去、及後劉瑾於朝陽門外、剏造玄眞觀、東陽爲製碑文、極其稱頌、人始議其泄捕瑾等之事、眞所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者也、哀哉、又云、劉瑾旣誅、而政權仍在内臣、魏

彬掌司禮監印、决大政、馬永成等又奏有旨、 朝廷
大事須彬等同議、時東陽廷和梁儲費宏四人在閣、
以窮苦魚菜四字爲題、各作長詩示永、東陽爲窮字、
拆點畫爲何、極工、永大悅、命工刊印、裝飾軸送人、未
久、山東盗起、人以爲窮苦之應、東陽又爲楊一清作
平定寧夏碑、頌永功德、後泯不傳、嗚呼、傳亦有何嫌
也、又云、正德間、内官賜生祠額、護勅、皆劉瑾分付内
閣李東陽楊廷和、創爲之、使東陽執奏、我輩不過講
讀視草之官、不由六部執掌奏行者、不敢擬寫、且舉

大明律結黨亂政之法最重如此縱使不從亦不過如劉健等去位而已乃不能然後東陽卒謚文正何所據哉李禿翁曰此眞是放臭屁也

殿學記云予觀楊遂菴叙懷麓堂藁云高才絕學獨步一世如大河之源出崑崙經積石由龍門至底柱吞吐百川涵浴日月頃刻萬變而不知其所窮邵二泉叙續藁云盛德嘉謨澤被海內如大將禦戎不聞號令一節一麾無不如意嗟乎可謂知言矣予以爲弘治間薄海外內泰和流行兵以不試爲威財以不

蓄爲富刑以不用爲治伊誰之力邪君子是以知文正不可及也

國史實錄云弘治七年大學士徐溥等奏文臣誥敕當如舊專官撰擬遂擢東陽禮部右侍郎兼侍講學士領其事又曰東陽在翰林以文學名前輩或忌之遷侍講學士數年不與經筵劉瑾威權日盛抑視公卿唯見東陽則改容起敬時焦芳與東陽同官助瑾煽雲東陽隨事彌縫去其太甚

鄭端簡云文正公慧悟夙成文章流麗代言敷奏明

辞要暢爾雅、又能奬進才雋、推挽聲譽、風韻所漸、人皆嚮附、事泰陵稱忠勤、康陵時周旋曲濟、保護善類、清謹弗渝、休休不專政、歸卿寺、人顧思之、

太傅王文恪公

王鏊字濟之吳縣人自幼穎悟不凡侍郎葉盛提學陳選咸以天下士奇之成化甲午應天鄉試第一乙未會試復第一入奉 廷對置一甲第三授翰林編修弘治初滿九載陞侍講 憲廟實錄成陞右諭德八年晉侍講學士兼日講官 孝宗遊後苑鏊講文王不敢盤於遊田講罷 召所幸李廣戒曰今日講官所指殆爲若等宜好爲之時 東宮將出閣大臣首薦鏊以本官兼諭德尋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遂

爲吏部侍郎正德初內閣謝遷罷鍪自代時中官劉瑾欲引冢宰焦芳而衆議推鍪遂與焦俱入閣大司馬華容劉大夏以瑾舊怨逮至京坐激變土官岑氏罪死徃鍪言岑氏未叛何名爲激變以故劉得减死或惡石淙楊一淸於瑾謂其築邊太費鍪言楊爲國修邊乃可以功爲罪乎瑾議焚廢后吳氏喪以滅迹曰喪不可成服鍪言服可以不成葬不可以苟景泰汪妃薨鍪言妃廢不以罪宜復其故號葬以妃祭以后皆從之當是時瑾權傾中外然見鍪開誠與言初

語皆簡而當

亦聞聽及焦芳專事媕阿鏊阻之不能得於是懇疏三上遂得許鏊歸吳屏謝紛囂嘗自贊曰噫嘻先生何如其人窮年校書結髮勵行白首於道泛然無聞爵厠公孤官居臺閣志懷輸忠幾昧納約貴戚赫炎不能附麗權璫狂猘不能媕阿一有違言超然不麽遇事直前不知顧忌見利思義不知規避歸臥空山晏然寤寐斯人也其量則隘其才則庸無裨於世自潔其躬跡其所至蓋知慕首陽之節而不知柱下之工知希止足之疏而不能爲應變之祟居閑十餘年

論薦文章嘉靖初遣行人存問曰朕行且召卿公疏謝乞　上講學親政講學篇曰國家經筵之設盛矣義論純正然其間寒暑皆輟春秋之月月不過三日三日之期風雨則免政事有妨則免講之日夙具講章至期講訖　綸音賜宴儼然而退上下之情未見親密至於口講可謂親矣然體分過嚴上有疑焉未嘗問也下有見焉未嘗獻也昔高宗學於古訓遜志時敏成王訪學於羣臣曰學有緝熙於光明夫人主一日萬幾固不暇如儒生學士日夜孜孜今乃闊略如是暴之

之曰少寒之之日多傳之之人寡咻之之人衆安能得也且不獨高宗成王爲然漢光武雖在軍中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夜分乃罷唐太宗延四方文學之士房杜褚薛輩十八人分番直宿討論經籍或至夜分今貞觀政要與魏徵所論可見矣宋世賢主宮中消日唯是觀書居常禁中亦有日課翰林侍從日寓直禁中以備顧問我　太祖甫得天下開禮賢館與宋濂劉基章溢輩日相講論其後聖學高明詔誥天下皆出御製密勿翰如飛羣臣拱視今御製文集是也

仁宗臨御，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右，文學之臣數人入直，時至館中講論。孝宗經筵之外，每觀永樂大典，又嘗索太極圖、西銘諸書，於宮中翫之，尤嗜故學士沈度之書，日臨數過。陛下睿哲自天，春秋鼎盛，臣愚特望於便殿之側，復弘文閣故事，妙選天下文學行藝著聞者七八人，更番入閣，大臣一人領之，如先朝楊溥故事。陛下萬幾有暇，時造館中，屏去法從，特霽天威，從容訪問，或講經，或讀史傳，或論古今成敗，或論民間疾苦，間則遊戲翰墨，雖詩文之類，

亦唯所好。大略如家人父子。上有疑則必問。下有見則必陳。時御經筵以昭國家之盛典。日造弘文以崇聖學之實功。如是則聖德日新又新。高宗成王。不得專美於前矣。親政篇曰。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見。止于視朝數刻。上下之間。章奏批答相關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非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何也。國家常朝於奉天門。未嘗一日廢也。然堂陛懸絶。威儀

赫奕、御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 上特是之、謝恩見辭、惴惴而退、 上何嘗問一事、下何嘗進一言、臣愚以爲、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蓋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爲外朝、詢大事在焉、路門之外爲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玉藻曰、君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蓋視朝而見羣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遠近之情、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常侍、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唐皇城之

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焉葢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內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葢古之正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其內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葢古之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試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人上殿謂之輪對則必述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亦三朝之遺意焉葢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微也外朝象

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　國朝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朝則奉天門即古之外朝也而內朝獨缺然非缺也華蓋謹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永樂間如楊士奇楊榮輩日侍左右蹇義夏原吉輩常奏對便殿于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今內朝每復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閟鮮或窺焉　孝宗晚年屢召大臣於便殿議論政事將大有爲而民之無祿不及覩至治之美天下至今爲恨唯　陛下遠法

聖祖近法　孝宗常朝之外即文華武英倣古內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起居侍從臺諫各一人上殿輪對諸司請事　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見羣臣凡謝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和顏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盡唐虞之世明目達聰嘉言罔伏野無遺賢不過是也大禮議起連逐輔臣士類咸願起鏊未及起病卒年七十五巡撫吳廷舉上言鏊高文清節守道見幾洞庭雲臥望重東山震澤波澄名高北海乞與褒恤

贈太傅諡文恪鰲之論性善云欲知性之善乎盍反而內觀乎寂然不動之中而有至虛至靈者存焉湛兮其非有也窅兮其非無也不墮於中邊不雜於聲臭當是時也善且未形而惡有所謂惡者哉惡有所謂善惡混者哉惡有所謂三品者哉凡天地間溫寒充滿皆氣也氣之靈皆性也譬之月在天物各隨其分而受之江湖淮海此月也池沼此月也溝渠此月也坑塹亦此月也豈必物物而授之心者月之魄也性者月之光也情者光之發於物者也其所論述後

儒多未之及陽明子曰王公所深造世或未之能盡也然而言之亦難矣著其性善之說以微見其槩使後世之求公者以是觀之

塵談錄云王守溪文章明暢其論修史一條極切時弊曰班固死天下不復有史矣古之所謂史者皆世守之人主所至執筆以隨一言一動皆其親見所謂信史也後世史官雖具員而無定職人主動靜邈不相及政事行移亦不與聞唯易世之後紬前後奏疏而分曹書之耳又以宰臣兼領奏疏之語果皆實乎

分曹之人、果皆公乎、宰臣之意、果皆平且正乎、且生于數十年之後、追書數十年之前、是非曲直、茫然無據、縱有所聞、亦無其實、縱然得實、又或奪於衆、不得書、或迫於勢、不敢書、或局於見、不能書、故一時君臣謀議勳業、汨沒不傳、而奸險情態、亦無能發其微以戒後世、監領者、又往往私好惡其間、故曰不復有史、

太保劉文肅公

劉忠字司直河南陳留縣人成化戊戌進士授翰林編修在翰林歷侍講幾三紀始拜侍講學士弘治十八年進翰林學士掌院事正德二年爲講官每附經義規 上闕失及諷時政久之傳 旨陞南京禮部侍郎進本部尚書本年改南京吏部南京大宰開佚居官者自名吏隱忠毅然持風裁越閫胥人革役者貨縣胥寵名吏籍中上部往往冐官去忠命四主事稽厥籍年經且緯究意按代凡革罷千人雖仕者亦

追論除名庚寅滿秩爲署考必當實御史某恃勢驕橫忠署下考郎中某瑾黨張綵私昵者也署考曰守已乖於士論行事拂乎人情自是諸司弗飭者咸惴惴焉瑾誅始被推入內閣尋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是時政權在閹永大臣改事瑾者事永忠臨政持重守法同事者忌而擠之在位不滿二月乞致仕同事者尼之乃托祭掃請假始得歸　世廟入繼兩遣行人存問忠及洛陽劉健卒贈太保謚文肅

太常卿魏校云公留意人才嚴於考績臧否精當人不敢干風裁肅然爲南都之重

侍郎崔銑云銑初入翰林謁少傅于高拔私第公慨然曰古稱人匹士雖當流離困絕不敢非義取財況居位祿食者乎許襄毅語銑曰予初任偵事大夫翰林唯司直一人耳其見重名流如此又云正德辛未給事中馬卿爲同考官未揭曉禮部移文內簾副考靳貴學士家僮可勤洩試題於常州舉人某某受千金公爲主考點號人中式比填榜黜之曰用戒贖

貨巳出院即上疏請究曰縱不實可使大臣毋受議於四方竟坐奴罪一舉子充吏靳公大愧